



原住民族博士民族學領域 ▼

民族政策與民族學理的辯證 ——伊萬納威博士

民族政策と民族学術理論の弁証

——イワン・ナウイ博士

Studying Aboriginal Policy in Practice and Theory:
Dr. Iwan Nawi

文・圖——Iwan Nawi 伊萬納威 (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兼任講師)

自小 生活在部落，不僅環境偏遠，也欠缺各項資源。父母親和部落的人一樣，再怎麼努力工作，也僅供一日溫飽，對於其他需求都是一種奢侈。所幸，教會除了傳教撫慰心靈，也會提供一些物資，更讓我有機會接觸與認識外面的世界。隨著眼界開拓，逐漸意識到自身處境及部落的困境，進而產生「如何改變命運」的思考。這是高中畢業那年給自己最大的課題，並著實認為「升學」應該是我唯一可以掌握的途徑，期能提升教育程度來改善困境，並找到未來的出路。

正向思考 挫折當挑戰

每個求學階段，即便承受不少學習適應的問題及生活上的困苦，但自小看著父母親勤奮的身影，也養成刻苦耐勞、一切付諸「行動」的性格。生活的困苦與學業的挫折，固然帶給我許多的阻擾，甚至打擊信心，可是「改變命運」是不輕易妥協或放棄的重要信念。在多年工作及學術經驗裡，常以「不怕錯誤，但勇於修正」做為自我勉勵的價值觀。我自認並不比其他人聰明，卻瞭解自己的特質，來選擇如何達成自己的夢想。即使困頓，以正面的思考來相信與肯定自己，終能克服心裡的畏懼。

結合實務經驗與民族學理

因緣際會，就讀大學期間，為了解決自身學費與生活費，開始一邊上課，一邊在立法院擔任國會助理。這段時間正是原住民運動初期的關鍵時期，也是認識「民族」，接觸及參與民族立法事務的重要階段。尤其在1990年代中期，親身經歷了原住民運動國會路線「二月政改運動」，為半世紀以來的原住民族政策奠定新的里程碑，進而帶動原住民族政策的法制化。法制化過程既繁瑣又冗長，我在這時經常接觸多位相關領域的大學教授，一起討論並研擬政策，漸漸受到學者政策思維的深刻影響。隨著參與不同面向的民族政策，越發認為自己



畢業典禮時家人來觀禮。





2008年參訪國立博物館庫藏。

學理的不足，對民族工作的精進開始有了瓶頸，因而重新思索充實學理的必要性，於是考進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班，試圖把10多年民族事務的實務經驗與民族學理進行辯證，重新釐清及認識根本的問題——什麼是民族？在臺灣政治經濟發展的脈絡下，探討1980年代以來原住民族政策的發展，進行全貌性的研究與分析。

專注聚焦 堅持到底

為延續碩士研究的廣度與深度，決定繼續在政大民族學系博士班深造。修習博士課程期間，依然是工作與學業兩頭忙，我在這時有幸進入原民會服務，見識及參與行政體制的政策制訂過程，對照過去立法院研擬法案，更有一番體會，提供了更多的思維與角度。

這段時期多數的挫折是學思困頓，思辨的過程成為追求學術的重要挑戰。雖然離開立法院工作多年，仍大量閱讀與原住民族政策至關重要的各院公報，成為掌握各項政策發展及其轉折的重要基礎，也成為博士論文運用的基礎資料。

有感於立法行政部門的政策攻防，尤其是多數站在民意壓力下所制訂的政策，對整體原住民族發展不盡然有利。主流社會質疑「公平正義」輿論，以及追求現代化、全球化等思潮的席捲下，原住民族要往哪裡去？從民族學理

在多年工作及學術經驗裡，常以「不怕錯誤，但勇於修正」做為自我勉勵的價值觀。我自認並不比其他他人聰明，卻瞭解自己的特質，來選擇如何達成自己的夢想。即使困頓，以正面的思考來相信與肯定自己，終能克服心裡的畏懼。



基礎出發，透過身分、語言及生計政策，探討原住民族政策的發展問題。經過多年的反覆思辨與檢視，還有身分、語言及生計政策相互對話，終於完成博士論文。

師長的鼓勵與家人的支持

回顧來時路，從碩論至博論的學思歷程，無時無刻都在反覆思考原住民族各項發展的議題，其間必然處於思辨困頓裡，更甚時還萌生「不如歸去」的想法。漫長的學術訓練歲月裡，有諸位師長們的耐心指導、鼓勵與提攜，以及家人的支持與陪伴，終於走過這段艱辛難熬的關卡。雖然已經獲得博士學位，但卻深刻感受到真正的難題才正要開始。我仍會抱持以往堅定的意志，面對未來的研究生涯。◆



Iwan Nawi 伊萬納威

賽德克族，南投縣仁愛鄉Snuwil部落人，1966年生。政治大學民族學博士，現任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兼任助理教授。曾任原住民族委員會機要秘書、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教基金會執行長及國會助理等職務。未來將持續深耕原住

民族及攸關原住民族發展之政策研究。

